

著 菁 夏 下山磯落



落磯山下

夏
菁

落磯山下（散文集）

著 者：

夏 菁



出版者：

香港正文出版社

香港九龍郵箱六三〇六號

承印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高士打道64—66號

定 價：

港 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六八年初版

夏 菁（盛志澄）

浙江嘉興人

一九二五年生

柯羅拉多大學碩士

現任聯合國農業專家

目錄

第一輯 落磯山下

華盛婆婆·····	三
滑雪記·····	二
落磯山下·····	九
快，更快·····	五
東方少年的煩惱·····	三
山城夜談·····	四
問俗·····	五
生活散記·····	五
披頭與藍短褲·····	七
芝城之行·····	五
兩詩人·····	五

教授・選課・其他…………… 壹

一篇論文的經驗…………… 一〇三

教堂中的感想…………… 二一

寫信及懷鄉…………… 二九

讀書樂…………… 一三七

歸航…………… 一三五

第二輯 聖誕樹

聖誕樹…………… 一四五

笑…………… 一五五

後門…………… 一五五

牛奶和陽光…………… 一六

籬笆…………… 一六五

暴力的休止符…………… 一七一

犇…………… 一七

後記…………… 一八

第一輯 落磯山下

華盛婆婆婆

華盛婆婆今年八十四歲了！她在四月間寫信給我說：

「你離開以後，我們有不少雪和冷天。現在總算已漸漸轉暖了。我希望不久能去戶外工作，我喜歡弄一個小花園，種一點花草。」

這幾行生趣盎然，富有詩意的句子，加上她娟秀的字跡，使我對她有一種特別的懷念。去年八月，我從台北趕到落磯山下的一個小鎮，已經是「落葉他鄉樹」的季節了。學校尚未開學，我也舉目無友，只好先在旅館裏安頓下來。正在爲租屋而發愁的時候，一位餐館

中的婦人對我說：「我的舊房客莊君，在州立大學讀書，也是從台灣來的。他想家想得要命，你何不去與他作伴？」我按圖索驥地往訪，果然找到這位莊同學。

「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不知道隔壁華盛婆婆那裏還有沒有空？我帶你去碰碰運氣。」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

華盛婆婆身材纖小，戴眼鏡，端正斯文，看起來只不過六十開外。她很有禮貌的引我們上樓參觀一間房子；約八席大，席夢思床、搖椅、書桌、化妝台一應俱全。我甚表滿意，一切問清後，莊同學提到月租，她說：「普通這樣的房間每月要二十五元，我喜歡中國同學，就算二十元罷！」後來我發現這並不是生意經，因為隔壁一間，早住了一位從台灣來的黃同學。

第二天，我就搬進去了，行裝甫卸，她老人家就上樓來爲我按燈、舖床、打掃。我正在詫異的時候，她對我說：

「我一個人住在這裏，丈夫已死了八年了。兒子及孫兒住在這城裏不遠的地方。我的女兒已出嫁，住在鄉間，一個孫女在別處做事，只有孫兒鮑勃，常常會到這裏來看我。每半月，我請一個人來幫忙打掃打掃。」

她又說：「你如果早晨沒有時間，我可以爲你舖床。」

見到剛才她鋪床時七上八下的情形，我趕緊回答：「不要了，我自己來鋪，謝謝你。」這時，我正在咀嚼朋友的一句話：「美國是兒童的天堂，年輕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墓。」她忽然問我可要看看她的花園和廚房。

她的廚房非常整潔，設備甚全。電灶、冰箱、調蛋器、咖啡壺、開罐機，琳瑯滿目，套房內還有洗衣機、吸塵機等。冰箱內貯藏了不少食物，足夠她一個星期之用。而且許多食物都是現成的，或僅需煮三數分鐘即可使用。我想，她每天化費在三餐上的時間極少。不像台灣大多數家庭主婦，天天要上菜市場，爲了三頓飯，至少要化上四、五小時；外加洗衣、打掃，簡直忙得透不過氣來，相形之下，我們的廚房實在太簡陋，太可憐了！我曾參觀過美國農業試驗所家政系的廚房，除了設備應有盡有外，無論桌椅高低，抽屜形式，用具位置，均有研究，以減少主婦一分勞力，增加環境一分舒適爲目的。他們有了這些設備，使一位八十餘歲老婦人的單獨生活，成爲可能。

在屋後，她有一個小小的花園，草地修得很整齊，矢車菊、石臘、麥桿菊、海棠花，疏落有致，相映成趣。她說，她喜歡種種花，但這裏九、十月就下雪，直要到明年三、四月。她過幾天就要移植一部份到室內。她又出示好幾份園藝雜誌，研究如何種花之道。我不禁對她的興趣和精力，暗暗佩服。

每天晚上，我和黃同學總陪華盛婆婆看半小時電視，或聊聊天，這是她最高興的時間。她言下對中國的現況，非常同情；對中國同學，也有好感。她說，大約在一九三七年有一位中國同學也在這裏住過二年，因為始終彬彬有禮，使她第一次對中國學生起了好感。「可是他返國以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你們這二十年來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她又告訴我們，曾租過兩個美國青年，每天晚上開到很晚才睡，常常有女同學來找，好幾次在他們房內找到了空酒瓶（這個鎮規定不可賣酒，喝酒）！有一晚，她談起家庭情形，還拿出幾張少女時期的照片，她年輕時的面貌較諸默片時代的明星，決無遜色，我覺得她談吐頗有分寸，記憶又很清晰，不像一般老太太那樣喋喋不休。

秋愈來愈深了！榆樹的金錢散個滿地，行人道上，階前屋後，均堆滿一層厚厚的樹葉。對於剛來自亞熱帶的我，無疑是一種詩意的享受。我常常故意走在這些落葉上，使發出清脆的音響，以滿足我的慾望。漸漸地，樹葉似乎在頭頂上變得稀疏，而秋在腳下却愈益加厚。等到榆樹的金錢快要散盡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出來各人自掃門前葉了，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華盛婆婆和她孫兒鮑勃在園中掃葉，她孫兒在嘖咕着，說週末是給我們玩的，你要我在此做苦工。她祖母却說：「我會給你錢！我會給你錢！」鮑勃還是老大的不高興。我就自告奮勇地要幫她打掃，但她無論怎樣也不讓我幫這個忙，她說，這是她應

該做的事情，並且說：「鮑勃已經十五歲了！還不太懂事。他常常到你們房間裏去問東問西，擾亂你們的清思，很對不起！」這使我想起，凡是鮑勃在我們房內多耽些時候，華盛婆婆就會藉口有事，把他喊下樓去。

那天午後，她坐在門前的鞦韆椅上，頭戴風帽，手拿皮包，像要出遠門的樣子。她說她的女兒要來接她去農場住；再不去，就要開始下雪了。她邊說邊在椅上搖擺，狀至輕鬆愉快，好像幼稚園裏女娃兒那樣怕羞，但又掩不住內心的興奮。

不久，真的下起大雪來了！一個晚上積了有半尺多厚，溫度降到零下十度。翌晨起來，朔風凜冽，呵氣成雲。但我們在出門時發現，屋前的行人道上已經清掃出一條小徑；華盛婆婆早就起來工作過了！我們又發現，不知何時，她把許多花都移到屋內的花架上來，窗外的皚皚白雪和屋內的紅花綠葉，造成了詩意的對比。過了幾天，華盛婆婆又忙碌起來了。她在客廳中安了一具大木架，用各色各樣零星花布拼成一條棉被。據她說，慢慢用手縫要縫上一個月。她希望這個聖誕節前，能完工兩條，分贈她的孫兒，孫女。「在我眼力未衰退前，這是給他們的最有意義的紀念品！」她的話，使我幾乎掉下了眼淚。

有一次，她着涼了。我們根本不知道。一位鄰居打電話來說：「年紀太了，隨時會有不測。所以，我們常常打電話來，如果沒有人接，我們就來看她。華盛婆婆的出租房屋，並不

完全是爲了錢。」

我在她家共住了三個多月，只見到她兒子兒媳來過兩次，女兒來過一次。因此，在我腦中，老是盤桓着一個問題，在我行將離開的前一個晚上，我忍不住問她：

「鮑勃家就住在不遠的地方，你年紀大了，爲什麼不和他們住在一起？」

她答道：「這房子是我丈夫留給我的，我住在這裏已經有半個世紀，我不願意離開這裏。我兒子因爲有一個加油站，也不便住在這裏。鮑勃常來看我，那不是夠好了嗎？」

「有時，會不會覺得寂寞呢？」

她笑了：「過慣了也不寂寞了！我總是找些事情做做，何況，我還有一隻貓和一些金魚呢！」

她的回答，並不能令我滿意，我很有禮貌地繼續問道：「我們中國人總認爲子女應照顧年邁的父母親。假如你有什麼病痛，或其他的事，那怎麼辦？」

她沉思了一回，很嚴肅的答道：「我這樣的生活，可以不受任何人牽掣，比較自由。如果有病，可以住醫院。」她說：「我們美國人認爲獨立生活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默然良久。想起了華盛婆婆的毅力，想起了電影上堅苦奮鬥，早期墾荒者的精神。他們數百年來的傳統是勤奮、冒險和獨立。年輕人如此，老年人也不例外。

聖誕節又快到了，我離開華盛婆婆已屆一年；但是，她那瘦小、孤獨的影子，不時還在我腦中浮現。

現在，她已昇入了奇妙之境，
星辰近得像圍繞她的頭頂，
身畔還有鳥語、雛菊的微笑，
花貓在園內踏雪的靜。

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滑雪記

新年裏，寒流來襲，中央山脈已經積雪，合歡山將有滑雪訓練之舉。使我想起去冬在柯羅拉多滑雪時的情形；那天的溫度是零下十六度，當然雪已經下得很久了。

在落磯山下的可臨視堡 (Fort Collins, Colorado)，九月起就開始飄雪。一個週末的午後，我在溫暖如春的房內準備功課，忽然，鄰室的黃同學喊了起來：「下雪了！下雪了！快看，快看！」窗外鵝毛似的雪片，靜靜地落着，落着我的喜悅，落着多年來的期待。天空那種灰黯中帶有微褐的色調，和遠近疏落的紅烟囱，使我忽然想起，又將是聖誕老人爬烟囱的季節了！可是這陣雪，到地就化，散成了水氣，如有吃棉花糖，入口而化的惆悵。黃同學興奮地奔到屋外，用雙手張雪花來洗臉，而我，只是在樓窗上望着，怕破壞這剎那的完美。